

宗玄先生文集卷上

巖棲賦

感玄聖之垂訓悟已親而名跡言可放而從
 默身應卷而勿舒愛鷓鴣之巢林在一枝而
 有餘性所悅而難違託茲山以結廬果棲違
 而我恆即逍遙之靈墟觀其縉崇巒橫峻谷
 激泌泉羅森木後巍巖以紫紆前參差而聳
 伏追陰登之夏涼偃陽崖之冬燠美勁節於
 松筠韻幽芳於蘭菊虛籟清耳閑雲瑩目因
 海鶴以警夜任鷗鷺以知旭慮靜於無擾神
 恬於寡慾於是歌考繁於詩人諷嘉選於太
 易遠浮俗之艱險消毀譽之損益蹈方外之
 坦途信可免於兢惕既即陰以息影由不行
 而滅跡雖區中之末計實世表之長策人所
 棄而已枚故處約而恒適覽無見以收視聽
 無聲以返默和匪專於旨酒樂美必於絲桐
 焚清香以練氣啓玉檢而擊蒙期遺滯於昭
 曠庶延真於感通筌太虛之有象數妙用之
 非空朝天甚簡採藥多暇形猶質於吐納意
 已屏於特迕知道無廢興而物有存謝故挹

生本而常生體化宗而不化蕭蕭絕塵誰與
 為鄰趾遠而朋益曠機忘而鳥獸可馴韻靡
 叶於當時心常依於古人仰巢由浩浩之遠
 軌詠義農默默之化溥師黃老之玄奧友松
 喬之道真慙無功之遺物良獨善於吾身祇
 所幸其自得敢輟精於隱淪

竹賦

惟坤靈之播育何備物之寔繁偉茲竹之標
 挺得造化之清源契道合虛表貞示節葉森
 散以翠錯莖鮮脩而瓊潔爾其和風流暢萬
 葉昭陳楊葩擘其密苑美柳馮于通津不郁
 韻以啓曜但葳蕤而有筠亦未之為異也至
 如殺氣凌厲凝霜蕭瑟覽乎楚之蒼茫窺衆
 林之如矢冒冰霜之涸伍逾青受以鬱密若
 是則殊可重焉故詩曰如苞書稱厥貢猗茲
 淇園美彼雲夢昔在軒后肇官陰陽俾伶倫
 於嶰谷伐脩竹之珍篁裁六律以協氣調八
 風而順常然後成字箛以備樂其聲濫而彌
 長笙鏞以間鳥獸踰踰諒自然之純粹曷群
 林之可方若乃渭川千畝山陽數林會稽方

潤於碧玉羅浮比色於黃金上黠黠以雲翳
 下泠泠而風吟祛赫曦之煥景納淒清之涼
 陰王子所以嘯詠絃生為之幽尋召嘉賓及
 今友暢醪醴與鳴琴美遊盤之逸趣清寂寞
 之遠心若乃夾滄江倚丹嶠蓄水露之沉沉
 接巖煙之漠漠湘妃有揮涕之感楚謠興防
 露之作或挺鼓吹之欵卷或垂天門之磅礪
 皆鸞鳳之所翔集孔翠之所棲託豈獨嬋娟
 於廣漠之壤亦有瓊琰於蓬萊之峯結實珠
 粒敷花紫茸拂皓粉以飛雪摧紺莖以韻鐘
 固列仙之攸散匪吾人之所從也亦有化雉
 吳國成龍葛陂舍人質營育蟲桃枝一筍明
 其胤嗣三節獲乎嬰兒榮燈纂以感孝茂憲
 橋以表奇篲家壇以塵滅環石牀以蔭滋皆
 靈變之譎怪良難得而備知爾其衆彙非一
 則有篔簹籊籊籊筒箬箬箬箬箬箬箬之蕭
 蕭籠雲母之扶踈箬箭箬色以縹煥蕩篔簹
 文而繡攄方志之所遺載山經之所闕書者
 安可得而詳矣靡不勁堅其性慙舊厥色不
 規而圓不揉而直故高皇製冠以寶位孝文

剖符以表職，博望侯傳於大夏之外，穆天子封於玄池之側，推此類以彌廣，匪斯文之可極。

逸人賦

粵真隱先生者，體曠容寂，神清氣冲，迥出塵表。深觀化宗，偃太和之室，詠玄古之風。收人之所不實，棄人之所必崇，以道德為林，固永道遠乎。其中有翫世公子，思發其蒙，乃詣先生之所，舍詢出處之異，同於是稽首跪而稱曰：僕聞士之生也，備百行榮，九德靜為物軌。動為人則可見，故不隱可言，故無默使上叶。唐虞之化，下安仁壽之域，既兩儀交泰，九有不攜，然後分人之土，執人之珪，故伊尹負鼎而去，有莘太公釋釣而出，磻磯朝淪，滄海泥夕外丹梯若喬木之集，鸞鳳清涼之躍，鳧鷖何必矯抗斯幕中，和見睽躡跡，巢許追蹤，夷齊膏屯於骨肉，和勦於旺黎，捐坦蕩之脩衢，履幽廢之荒蹊，漱寒泉之泠泠，藉青草之萋萋，悲林風之夕振，厭山鳥之晨啼，始支離而餒息，終躡卷而寒棲，信行藏之足驗，唯名實之

可稽，顧一聞其至言，俾向方而不迷也。先生宇合寥天，心凝帝先，泯禍福之境，杜樞機之權，將有言而中止，不得已而應焉。曰：夫洪荒之際，物靡艱阻，上如崇丘，下若平楚，高卑定位，各暢其所，賢愚同條，智詐罔舉，孰為出孰為處，孰為默孰為語，迨乎時遷，朴散質變，淳訕升沉，異躡明暗，殊科剛柔，相軌曲直，相摩或貪餌以吞鈎，或橫飛以觸羅，惟皇王之愍俗，爰拯溺於洪波，乃自揖讓，迄于干戈，雖政教之異宜，誠法令之滋多，欲遏亂以求理，譬招風而靜柯，遂飾禮以邀敬，備樂以導和，雖聖哲之區區，卒傾頹而奈何，於是上有淫君，下彰忠臣，龍逢之列，甚弘之倫，苟徇義以成名，竟違天而殺身，祇足以增惡聲於暗主，竭惠澤於生民，故全德之士，韜精保真，悟曆數之在運，知存亡之匪人，將扶危而翼顛，猶一髮之擢千鈞，塊壤之壅長津，所以守嘉遁之元吉，從少微之隱淪，於是洪崖廣成，登其端子，州善卷，緒其後，汾水見傲帝之賓，頴陽聞洗耳之叟，以鴻名為糟粕，以大寶為塵垢，情

謁於取舍，意適林藪，不列心而無慾，非吐納以永壽，晒江河為畎澮，謂嵩岱為培塿，故天子不可得而臣，諸侯安可得而友，豈作者之唯艱，誠歷世而可久，莫不道貫通於古今，跡無繫於奇偶，鎮未代之偽，薄使向風而歸，厚若乃子高之規，夏禹藏叟之誨，周文仲連之却秦，師干木之蓄魏，君弦高，佻仰以成績，四皓從容以立勳，初混世以表用，竟超然而絕群，既抗志於青霞，肆棲身於白雲，茲乃無封滯於萬物，時撫俗以解紛者矣。若乃顧推讓有秦山之重視，富貴若鴻毛之輕，則孤竹之子，王季之兄，甘食薇於首陽之下，悅採藥於句吳之桐，柱史歸居而道闡，關尹去職而真成，晨門藏名於抱關，沮溺避世而耦耕，漢陰抱甕以忘機，漁父乘流而濯纓，於陵灌園以逃相，萊氏負蕘以辭卿，南華漆園以寓跡，列子鄭圃以消聲，楚狂隱腹，蜀嚴湛冥，丞相推堂於蓋公，廷尉結鞶於王生，故文景遵黃老之術，國既富而刑清，季主卜筮以訓俗，文通訟田以穢名，顏闔擊埴以避聘，伯休潛遁以

脫榮麗公課妻以耘鋤嚴九拂衣於帝庭啓
期三樂以達意梁鴻五噫以抒情尚子平之
持操畢婚娶以長往許叔玄之守節遺仇儂
以遐征聽蘇門之永嘯若鸞鳳之和鳴見夏
統之長歌歎雲飛而雪零至於焦先瞿劭郭

文董京天機符於太素淵默會於真精寂爾
無悶則子真仲蔚確乎不技有臺終管寧或
琴書以自娛或澹漠以無營此則同人者體
貌異人者神明抱不易之純粹含自然之孤
貞道取怡於閑放業故無於屯平曉物理之
尚簡知天道之慈盈彼鴻飛於寥廓奚弋者
之能繁故寵章焉得而見累悔各何由而相
傾哉爾其陰德密庸玄功潛著不感其所毀
不欣其所譽為無為以成性事無事以澹慮
洞希夷之可察涉恍惚而斯據託松消以結
友忽駕景而飛去茲乃隱道其誰能測無何
鄉之處乎是以朝廷之士一入而不出山林
之客宜往而勿還若沽名於白賁銜跡於青
山觀蒲輪於谷口希束帛於雲關非巖泉之
養正寔丘壑之藏姦際末世之鄙薄曷清流

之可攀或因茲以幸違詎不蘊終身之厚顏
矣夫微福之萌禍胎祈昌之結衰根故不韋
之識奇貨藏孕妻以密言呂公之辯龍顏謀
納女以永尊計克從而事捷排天路以騰翻
遠變生而殃搆招疊罰以鐘門霍氏之翼三

后謂伊周之復存何赫奕於當時亟殄穢其
子孫鑿興亡之體勢實異代而同源已覆敗
於前車又傾摧於後轅秦肆坑儒之毒漢流
黨網之冤衆君子欲脩名顯著乃貽戚於榮
魂仰天居之悠迥誰克叶於帝闈固知祥風
休於蓬華沆氣襲於華軒吾方將友汗漫師
玄元黜生死同乾坤當愈幽憂之疾所以東
斯道而彌敷也先生之言既異公子拜首而
謝曰小子久耽淺近之常議幸沐精微之奧
論可謂滌除遺滓披拂重昏願澡雪其形神
以遊夫子之末藩而已矣

宗玄先生文集卷上

宗玄先生文集卷中

思還淳賦

尊四

伊太素之玄風追羲軒而浸隱雖朴散以成
器暨唐虞而未泯淳化日以淪亡及殷周而
殆蓋唯挺生之尼父觀澆漓而致憫乃脩詩
書制禮樂以救崩隕將驅未駕以旋軫玄元
適彼流沙遺道德於關尹信文約而義曠俾
浮競以返本固大運之推遷雖聖人亦不能
扶其顛隕五霸既沒七雄交馳爰至暴秦儒
殘道墜皇漢底定人懷輯熙孝文御宇所向
無為刑法幾措歡心秉彝孝武好夫征伐亦
兼崇於典儀雖純懿未舉而文章載施元成
瑞弱政教隱運彼蒼生息肩之日在世祖中興
之時何孝明之匪德為祲夢之所眩創戎神
之祠守遵恍惚之妄見始消消於濫觴終浩
汗以流羨歷三國而猶徵更五胡而大建華
夏之禮廢邊荒之風扇沆氣悖以興行人心
颯以傾變遂侮君親蔑彝憲髡跣貴簪裾賤
事竭思以徼福劣合疑而懼譴上發跡於侯
王下無勞於獎勸尊鼻嬴之金秋列崢嶸之